

安徽省作协第三届长篇小说精品工程扶持作品

QIANG

黄复彩 著

命运就像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她的一生，一代人的命运。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墙QIANG

黄复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墙/黄复彩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396-6377-7

I. ①墙…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5991 号

本书为安徽省作家协会第三届长篇小说精品工程扶持作品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姜婧婧 刘 畅 装帧设计: 褚 琦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题记：

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悟力，以及我的生活中所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

——博尔赫斯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白衣裳凭朱栏立

凉月趁西

点鬓霜微

岁晏知君归不归

——（清）纳兰性德

目录

上部

· 第一章

记忆 / 003

· 第二章

毛头之死 / 007

红发卡 / 015

一个叫萱的女子 / 022

小男人 / 025

· 第三章

家业兴衰 / 030

当家的女人 / 039

“焦土抗战” / 045

· 第四章

戏子 / 049

沉沦 / 060

和悦洲码头 / 066

断臂之殇 / 072

· 第五章

抢亲 / 078

采花大盗 / 088

西垅河 / 092

游方僧 / 102

枪声 / 106

· 第六章

澜溪街 66 号 / 113

红发卡 / 119

“戳妈妈” / 122

大运河 / 128

慧公馆 / 133

孤男寡女 / 140

· 第七章

盘尼西林 / 145

一个国民党士兵 / 150

周蕃茄 / 156

抓特务 / 158

告密者 / 162

下部

• 第八章

泥河小镇 / 177

盐场 / 182

资本家的儿子 / 188

标语墙 / 194

杂耍班子 / 198

韶云雅居 / 201

送子观音 / 205

• 第九章

狼孩 / 212

魔道 / 216

外星人 / 222

祭窑 / 229

• 第十章

永动机 / 232

女人与女人 / 239

野桃岭 / 243

• 第十一章

道仙洞 / 248

美丽的蘑菇 / 256

白湖农场 / 259

狱医 / 265

• 第十二章

男旦 / 269

美人痣 / 273

团团 / 279

• 第十三章

知青商场 / 281

满坤 / 286

失忆症 / 289

朝山的和尚 / 294

运河上的那条船 / 303

• 第十四章

尾声 / 306

用爱与阳光去温暖一个冰冷
的世界 / 312

上部

第一章

记忆

这是我最后一本书了。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是我母亲的故事。

作为母亲最小的儿子,上个月的一天,我过了自己六十六周岁生日。不论是按照联合国划定的年龄界限,还是中国民间的习俗,我都算是一个老人了。一个老人,写一个很老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又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故事是否能吊得起当代读者的胃口。

我曾经有两个母亲——生母和养母。我四岁那一年,我的生母死于癫痫病的发作,因此,对于那个曾给了我生命的女人,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而在这本书中,凡是我习惯称作母亲的人,那就是我的养母了,她的名字叫韩七枝。

我的父亲沈仲景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从他的名字便可知道,我的祖辈对他寄托着怎样的期望。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中医,他对癫痫病曾经有过独到的研究,但他却鬼迷心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弃医从政,他的悲剧似乎也就从那一刻开始。父亲在年轻时的一次荒唐的意外中丢失了一只手臂,从那以后,父亲落得个“拽子”的绰号。但身体的残疾,一点都没影响他作为一个有魅力的男人所具备的一切品质。他身材高大,有着一头漂亮的头发,即使到了晚年,那一头乌发依

然茂密而又明亮,再配上他高挺的鼻梁、浓密的眉毛,用今天的话说,这样高颜值的男人,自然是很有女人缘的。事实也正如此,他的一生里曾经有过很多女人,但是,没有一个是他真正爱着的女人。直到晚年,他才与母亲结合。而为了这一刻,他几乎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据说有一年,他眼看着就要成功了,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将父亲送进了白湖农场——那是一个很大的劳改农场,凡是本省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劳改农场的,那里面所关押的,多半是重刑犯人,什么样的罪犯都有,我会在书中写到这个劳改农场的——直到六十六岁这一年他刑满释放,回到澜溪镇。

现在的澜溪镇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发生在那一年澜溪粮库的集体抢粮事件了。那天晚上,当大批的村民拿着麻袋或箩筐拥向那座战备粮库的时候,作为这座粮库的负责人,我父亲用他仅存的左臂提了把旧式三八大盖拦在了粮库的大门口,就像传说中的独臂将军。父亲明知道那三八大盖里并没有一颗子弹,但他却凛然得像一棵大树,在远方传来的潮水般的呼喊声中,父亲端着那杆枪膛里空空如也的三八大盖叫着:“不怕死的就过来,我这支枪可不是吃素的啊!”然而,目睹那汹涌而来的不可阻挡的人群,父亲料定他的劫数到了,于是,当人群向他扑来的一刻,他把枪朝空中抛去,枪在空中翻了一个跟斗,而落到父亲手中时,父亲抓起的就是一柄枪托,于是,他就用那枪托朝着自己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人们踏着他的身体拥进粮库。事后,澜溪粮库集体抢粮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父亲也因渎职罪,再加上他令人发指的生活作风问题,数罪并罚,被判了整整十年有期徒刑。那一年,他五十六岁。

父亲服刑不久,母亲带着我去了那个广袤无边的劳改农场。在探亲家属登记簿上,母亲用颤抖的手写上自己的名字“韩七枝”,而在“与犯人关系”一栏,母亲写上“夫妻”。这是母亲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去探望父亲,不用说,这让心如死灰一般的刚刚开始他的劳改生活的父亲激动无比。要知道,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足足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里,父亲曾向母亲发起过一次又一次爱情攻势,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在母亲的冷漠面前败下阵来。父亲的出事或许让母亲意识到,父亲几十年的命运,一切的一切,都与她密不可分。母亲的那次白湖农场之行,与其说是对父亲的一次精神抚慰,不如说是一次自我灵魂的救赎。

母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世家,虽然她出生后,家族开始败落——她当然没能受

到很好的教育,但家族的血统,还是让母亲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沉稳和持重。直到晚年,母亲仍耳聪目明,作为街道居委会小组长,她在街道上受到普遍的敬重。她习惯人们叫她韩七姑,习惯人们请她去评判邻里纠纷,处理一些棘手的家庭琐事。母亲拒绝儿女们的盛情邀请,一直独自住在镇上那栋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屋子里。那一年冬天,当我们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陆续从各自的谋生地赶回澜溪时,母亲已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了。那一次母亲又一次幸运地逃过了死神的追杀,但接下来,母亲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严重的失忆症让她记不清她曾经做过的一切,甚至认不出我们这些至亲的人。她茫然地看着我,说:“你这个哥哥,你是从哪里来的?”又对着我的女儿说,“你这个大姐,你坐啊。”

母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她已经记不清她在这世上究竟活了多少,她甚至叫不出任何一个晚辈的名字,也弄不清她所有晚辈的相互关系,有时她把兄弟当作父子,把姐妹当作母女,可以说,她的世界一片混沌。母亲整天疑神疑鬼,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企图谋害她。她每天翻箱倒柜,检查她的衣物是否被盗;她开始嗜钱如命,但她再也分不清十元与一百元之间的区别。她收藏了半口袋硬币,足足有四五斤重,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母亲把这些硬币翻来覆去倒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当然,她总是无法厘清她的家当究竟是多少,她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将她的这些钱如愿花掉。她就是这样打发着她的显然多余的晚年时光。

我的母亲韩七枝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我从未见过。在我十八岁那一年的夏天,一群人突然闯进了我的家,在我家的楼上楼下整整忙碌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那群人离去,在一片狼藉的楼道里,我意外地发现一张褪色的老照片。照片上的老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真正是面目俊朗,风度翩翩。只是,从相貌来看,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母亲韩七枝的影子。

我的外祖父,曾被家族寄予厚望,与一群年轻人留学德国,所学的却是毫无用处的逻辑学。因为一次恋爱的经历,老人家受到刺激,从此一蹶不振,人也就渐渐地萎靡了,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留学生活,提着一只皮箱,回到那个被称为“江南小上海”的和悦洲二道街上。祖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田产或是房契,晚年的外祖父只能以替人写一些讼文,或者去江南某家塾馆做一名塾师以维持生计。偏偏在我母亲诞生不久,一场偶发的恶作剧丢掉了外祖父的性命。据说那一次外祖父是去洲头一个人家吃酒。从洲头到二道街,须经过一条野路,那所谓野路中的一截,是一片

乱坟冈。外祖父的胆子一向大的，他也常去洲头的朋友家打牌或是喝酒，一般说来，外祖父并不在人家那过夜。那天晚上，带着几分醉意的外祖父在微朦的月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每走几步，老人家便听到身后沙沙的声响，而等他心生疑惑，驻足谛听时，那奇怪的沙沙声便戛然而止。依照老一代的说法，人在走夜路时，是不可以回头张望的，因为你的祖宗们不灭的阴魂会在你夜行时暗暗地保护着你。你若是回头，祖宗们便觉得，你是让他们回去了。当然，现在的人们是不会相信这些鬼话的。奇怪的是，那天晚上，外祖父走快，那沙沙之声便响得紧密；外祖父走慢，那沙沙之声便也响得轻缓。外祖父终于忍不住回过头来，也就是在他一回头时，他终于发现自己正好走在那片乱坟冈上。我实在无法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正是我童年的某一个夏夜，当母亲把她父亲的这段经历当作故事讲给在石板路上乘凉的街坊四邻们听时，恰好我的姐姐恶作剧地大喊一声：知柏！当时我正沉浸在母亲的那个恐怖的故事中，姐姐的这一声喊叫，立即让我毛发倒竖，我当即吓得大哭起来。据说外祖父回到二道街的家时，他的那件长袍从里到外像是被水浸泡过。一进门，老人家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省。虽然家人很快就发现恶作剧者束在外祖父发辫上的一把干荷叶，但外祖父在天亮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外祖父一死，原本并不景气的家庭顿时陷入一片灾难之中。我的母亲韩七枝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走进江南江村她的一个表亲江义芳家。这一年，她十二岁。

我在述说着母亲的故事，不知什么时候，母亲醒了。她揉了揉迷糊的眼睛，说：“他有两把枪，一把毛瑟枪，还有一把是勃朗宁，勃朗宁是从一个土匪手里买来的，买回来才晓得是上当了，从来都没打响过……”母亲说着，突然哈哈大笑。

我们早就习惯了母亲突兀的插话，我们希望她能接着这把枪说下去，但她却抹了一把口角的黏涎，摊开手掌，那里有一只老式发卡。

“原来有两只的，被毛头带走一只……”正在上大学的我的内侄说。的确，母亲的故事太老旧了，就像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

不久前，我读到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我的母亲手记》，这让我突生妄想，带着母亲，沿着母亲从幼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生活足迹走一遍，或许，能够重拾母亲失去的记忆。

第二章

毛头之死

午后的暑热中，江义芳被噩梦惊醒。

大雨滂沱，门前那棵老香樟树上，一只秃鹰呀的一声怪叫，接着就张开巨大的翅膀向他扑来。他翻身而起，望着窗外白花花的太阳，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否还在梦里。一般说来，午后能有这么沉的睡眠，在他是很少的事情，而且是在入伏后最热的一天。身子底下的竹席被汗濡湿一片，他赤裸着上身，略显肥胖的躯干被竹席勒出一条条清晰的印痕。

村子里人声鼎沸，夹杂着狗的狂吠，有杂沓的脚步声从院墙外急促跑过，有人在大声地叫喊，听不清叫喊的内容。他不知道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喉咙干得像要冒火，他抹了把脸上的汗，想找口水喝，却依然惊魂不定，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噩梦里，心突突地跳着，像要蹦出喉咙。

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就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的那条狗也不见了。一阵风刮起，杂乱的人声中，他分明听到哑巴翠花含混不清的哭叫声清晰地传过来。他猛然一惊：出事了！他走到院子外，太阳依然凶猛，远远地，他看到老夏一脸惊恐地向这边跑来，一直跑到他跟前，嘴唇打着哆嗦，语不成句。

老夏赤着脚,下半身全是泥水,因过于紧张,他的叙述含混不清,但大抵能听明白事情的前后。午饭后,他九岁的儿子毛头先是在屋子里临帖,他临完父亲交代给他的十张《九成宫醴泉铭》,接着就开始逗弄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狗。小狗似乎并不领情,它努力地躲闪着那条被毛头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死蛇,发出一声声无可奈何的尖叫。翠花向他打着哑语说:“你不要闹,你爸爸在屋里睡觉,小心他拿棍子敲你。”毛头终于放弃了他的一厢情愿的游戏,直到屋子里不再有任何动静。

然而精明的哑巴毕竟缺乏听觉,否则,她该会听到从村口传来的那个换麦芽糖的汉子有节奏地敲击着小铁铲,以吸引村里人同他交易的声音,毛头也就在这时溜出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在院子里忙着晒霉的哑巴才发现没有了毛头的身影。她在找遍了整个村子后,被慌乱的人群引到与七井村交界处的那口方塘,于是就看到了那可怕的一幕,一个赤裸的孩子身躯一动不动地趴在方塘里,龟裂的塘泥上裸露着他白白的屁股和一双细长的腿。哑巴一眼就认出那只被丢弃在塘埂上的圆口布鞋,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结果却深深地陷在塘泥里,哑巴就这样坐在塘泥里捶胸顿足,呼天抢地。

江义芳抓了件上衣套在身上,拔腿向出事地点跑去。老夏下了块门板,快步追上他,一边说:“那个水塘怎么会淹死人?会不会……”

方塘那边围满了人,江村及邻村的都有,多半是江义芳的佃户,还有一些过路看热闹的人。哑巴坐在烂泥里,满身满脸都是塘泥,看上去就像一个鬼魂。她的呼天抢地一半是出于悲痛,一半则是对自己失职的悔恨。此刻,翠花的孖子兄弟翠喜正把毛头扛在肩上,在塘埂上一趟一趟地奔跑着。毛头趴在翠喜的肩上,四肢垂下来,就像一只大虾。

人们围着江义芳,说着毛头出事前后一系列令人怀疑的迹象。

他们说那个卖麦芽糖的汉子是第一次出现在江村一带,此前谁也不曾见过这个身材瘦长,有着一张驴脸的中年汉子。有人说,早饭后他正在后菜园里浇那两畦茄子,毛头惊恐地从他的菜园跑过,一边说“有人要杀我”。还有人说,出事前一天,有人看到一团巨大的火球降落在东山头上。所有这些虚玄悬梦、捕风捉影的杂七杂八,让毛头的死变得更加神秘莫测。

那是两个村子合用的方塘,有一亩地大小,像一只坐在地上的不规整的锅,由于久旱未雨,那塘里的水蒸发得只剩下浅浅的一窝。围在方塘边的人们议论纷纷,

大多数人都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自然会把多年前和悦洲的那场大火同毛头的死联系在一起。人们记得,那场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江义芳祖父偌大的一份家业就是在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的。

江义芳父亲四十岁时死于疟疾,江姓几代单传,那场大火不久,江义芳便不得不中断了上海盐业学堂尚未完成的学业,被祖父火速召回和悦洲。祖父说:“带着蒋氏,回老家江村去,把婚事办了,别让那些祖田荒了。”

在江村,祖父给他留下两百多亩水田、四十几亩烟地,以及和悦洲的两处店铺,这足可以让他维持一份中小地主的体面生活。第二年,他与父亲自幼抱养的童养媳蒋氏举办了还算隆重的婚礼。那一年,他十八岁,蒋氏二十二岁。这些年来,江义芳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得父亲的遗传,江义芳儒雅温和,处事公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吝啬,因此他在这一带人缘极好。虽然人们对那场大火议论纷纷,但江义芳一直认为,乐善好施的祖父不可能得罪什么人,他也相信不可能会有什么人要对他的毛头痛下杀手。但是毛头的死,的确是太蹊跷了。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真是有人恶意加害,凶手又是谁呢?

祖父江文渊曾在清军彭玉麟手下做过部将。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曾国藩无意中发现和悦洲与澜溪街之间那条平静的鹊江不失为长江枢纽的一处天然良港,便派彭玉麟镇守和悦洲,并在和悦洲设立江南最大的盐务中心,以控扼整个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盐业进出口关税。很快,弹丸之地的和悦洲便成为一处热闹的水陆码头,跃升为皖省四大商埠之一。一时间,和悦洲被人们称为“江南小上海”,也成为中外冒险家的一处新的乐园。祖父自知升迁无望,便退守商界,并利用他在军界多年积攒的人脉,很快就控制了和悦洲盐务及交通,成为江南一带首屈一指的商界大佬。

翠花到底还是进屋把自己洗净了,她知道,这时候,她不能乱了方寸。她把江义芳平常午休时用的那张靠椅搬到那棵老香樟树下,她希望主人不至于被这件突如其来的灾祸击垮。老夏把一张方桌扛到老香樟树下,又搬来几把椅子。再过一会儿,会有一批批人来,屋子里太热,江义芳只能在这里接待吊唁的客人。

方塘四周的人越来越多,天气太热了,毛头的尸体必须在天黑前装殓。老夏让人将江义芳妻子蒋氏几年前做棺材时剩下的几截圆木搬过来,堆在那棵老香樟树下。杉木干透了,一根根扔在地上,发出很有穿透力的响声。一对木匠师徒开始在那几根圆木上扯着墨斗丈量着,油漆工正在调制着生漆,生漆刺鼻的气味在四周弥

散开来。裁缝是临时从隔壁村子请来的,他正在那里给一个老人做冲喜的寿衣,现在,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为毛头缝制五领三腰八大件。毛头虽说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但装殓的规格一点都不逊于任何一个故去的老人。装殓师是一个精瘦的老头,或许是长年与死人打交道,他的脸乃至他一双裸露的手臂都呈现出一种死尸般的干黑色,手背的黧黑与毫无血色的手掌形成强烈的对比,让人感觉那就是一双死人的手。现在,该来的人都来了,然而无论什么人劝说,殁子翠喜仍扛着毛头的尸体不知疲倦地在塘埂上来回地奔跑着,谁也不敢靠近他。他或许指望把毛头肚子里的水倒出来,毛头就又会活蹦乱跳地跟着他放牛去了,跟着他去一处处山头采摘野果,去一处处草场翻跟斗。

老装殓师怂恿着江义芳的侄子明奎,让他去把毛头从殁子的肩上放下来,放到那块门板上。明奎似乎并没有把握,他走到殁子身边,向殁子说着好话,示意他不要继续做这种无谓的努力。殁子一把推开挡着他路的明奎,继续在塘埂上吭哧吭哧地跑着。明奎又鼓动看热闹的那几个年轻人,让他们想想办法。一个年轻人跃跃欲试,他试图用蛮力从殁子肩下抢下毛头,结果却被哑巴一脚踢翻,差一点栽进泥塘里,人群中发出一阵不合时宜的笑声。

明奎走到江义芳身边,说:“二爷,时候不早了,天气这么热,你要想办法让殁子把人放下来。”

然而江义芳却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老香樟树下,就像一块定在路边的树桩。他看着殁子,看着殁子肩上开始僵硬的毛头的尸体,目睹着人们的忙乱,他似乎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

临时请来的几个做法事的和尚开始穿上杏黄色的大褂,并且摆开各自的法器。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寺庙,平时,他们散住在各个村子,到了需要的时候,就聚集到一起,赶一场经忏,做一堂法事。好在他们对各种经忏法事的熟练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真正的和尚。

太阳开始偏西,那棵老香樟树下,一老一小两个木匠正合力将一截截圆木锯开。小木匠十五六岁,唇边长着一圈茸毛,一头长发就像春天蓬勃的野草。或者是力不从心,或者他从根本上对这种活计不感兴趣,因此,他受师父的斥责也就是当然的事了。老木匠一边在上面卖力地控制着锯子,一边絮絮叨叨:“我要不是看在你死去父母的分上,才不会让你跟我学手艺呢。你说你都十五了,什么都干不了。”

油漆匠说话有些大舌,但他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你哪里是看在他父母分上,你那点事,还能瞒得过谁?”

都知道老木匠与这孩子的姐姐有一腿,也是因这层关系,他才肯带着这孩子一同做手艺。但被当众揭了短,老木匠还是很恼火,说:“你说句人话,阎王爷会割掉你一截舌头?”

“他也可怜,娘老子没了,他不靠姐姐靠谁?”裁缝的打扮有些古怪,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夏布上衣,尽管天气热得能够冒烟,但他的裤脚却扎得紧紧的,尤其是一头光亮的头发,从两边分开来,一直披散到他的肩上,给人一种清朝遗老的感觉。他在这一带手艺是一顶一地好,无论是嫁女还是出殡,人们都乐意把他请来。

老木匠说:“这你就不清楚了,怡和药行的孙老板,大名鼎鼎的孙如霖,是他亲舅,知道吗?孙老板去年几次带信,让他去怡和当学徒,他却记人的仇,记着他娘跟他舅闹过一场官司,说什么都不肯去。”

小木匠说:“你不要提他,一提他我就来火。”

“到底还是年少。”裁缝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头也不抬地说。

真正是说曹操,曹操到,几个人正这么说着,孙如霖就来了。孙如霖是江义芳父亲的至交,算江义芳长辈,此人五十几岁,身材微胖,络腮胡子,黑红脸膛,个头足有七八尺长,他一来,气场果然不一般。此前来的几个客人,江义芳都只是在座位上欠一欠身,最多从椅子上站一站,却不移步。看到孙如霖来,江义芳却从那棵香樟树下走出来,二人相互抱拳问候。孙如霖让来人把一幅八尺挽幛挂在一根绳子上,见那挽幛上写着四个大字:“如雷如电”。人们便纷纷揣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裁缝是念过几年书的,他知道,孙老板是信佛的,他写的,是《金刚经》上的话。

“人嘛,活着就那么回事,来时一阵风,去时一场雨。”

看到孙如霖来,小木匠擤了擤鼻子,捡起地上的一把斧头,背过身子在一截杉木料上刮着皮屑。

老木匠说:“你舅舅来了,你该前去问声好。”

小木匠不搭话,手中的斧头有一下没一下地在杉木料上小鸡啄米样地凿着。

裁缝朝小木匠看看,说:“除了栗炭无好火,除了舅爷无好亲。”

那几个和尚开始做起法事来。他们先是念了一遍香赞,再接着念一遍《心经》,接着是《吉祥经》《往生经》《楞严咒接十小咒》,配合着他们手中的法器,就像是一